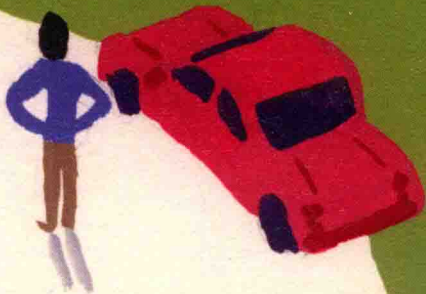


让我去那 花花世界

苗炜——著

AN INNOCENT
TOUR



让我去那 花花世界

AN INNOCENT
TOUR

苗炜
——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我去那花花世界/苗炜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47-7546-5

I.①让… II.①苗… III.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2298 号

Cover illustration © Hiroyuki Izutsu

让我去那花花世界 苗 炜/著

责任编辑 王 维
装帧设计 韦 枫
校 对 蒋 燕
责任印制 董 虎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4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546-5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我想看到的是大千世界，繁华似锦。

我所留恋的是万丈红尘，

无尽美丽。

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充满冒险，充满发现。

——卡瓦菲斯，《伊萨卡岛》

让我去那花花世界

An Innocent Tour

目 录

一个虚无的主题公园	1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7
在这里失去的生活	13
国境以东，国境以西	27
未遂的历史讨论	31
耶路撒冷抵达之谜	37
奥本海默的论文和梵高的画	47
伯尔尼的克拉姆大街49号	51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57

握在手里的破碎玻璃	61
世界上最好的吸烟室在哪里？	67
普杰先生的钱包和护照	71
拉斯维加斯的虚假天空	75
断背山在哪里？	79
温哥华的冰雪节日	87
建国大业	95
像一条秋天的道路	99
红灯记	105
我和美丽有个约会	109
肉食者鄙	115
我应该遥想那里	119
火腿之旅	123
黑岛笔记	129

才饮得一杯酒	135
你想从一杯咖啡中喝到什么呢?	141
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	147
1968年8月的布拉格电台	185
吐色楞监狱博物馆	191
老特拉福德看球记	197
约翰内斯堡看球记	205
里约热内卢看球记	211
约翰逊博士和好奇猫	215
布拉格小记	219
侠之大者	225
重读莫泊桑的《项链》	229
日内瓦湖边读卢梭	235
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239

一个虚无的主题公园

我看过太多甜腻的游记，把世界上众多城市都描绘成美不胜收的地方，哪怕是一次平庸的旅行，也被渲染得格外浪漫。写作者要再透出一种傻乎乎的高兴劲，就更让人难受。好像他现在生活的地方很不幸正是这世界上最不值得生活的地方，不管跑到一个多无聊的狗屁异乡，他都会感到兴奋。有些人擅于美化自己的故乡，有些人擅于美化巴黎纽约泰国菲律宾。我相信他们这样做都有充分的理由，我也承认，阅读那些游记更能激发起我想去看看这世界的念头，他们一定是真正感受到了旅行生活的美好并且忠实记录了下来，感谢那些游记和旅游杂志，他们将海外旅行说成是有益身心、提高情操、开阔眼界的好行为。我不反对这做法，但我还是要矫情地说，一次美妙的旅行会让我更加感觉到空虚。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在 1830 年代这样记述他的旅行：“我似乎是在英国结束了一次奔波，就像我曾经在雅典、耶路撒冷、孟菲斯和迦太基的残骸上做过的一样。我历经一个又一个名城，看见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毁灭，我感到某种痛苦的眩晕。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克伦威尔和纪尧姆生活的岁月今安在？这一切都结束了。高尚和平

庸，恨和爱，幸福和苦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刽子手和牺牲品，国王和人民，都沉睡在同一种寂静和尘埃之中。倘若人类和天才之最活跃部分尚且如此，他们如同昔日的影子游荡在当代人中，他们已不能靠自己活着，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活过，那么我们该是怎样一种虚无啊！”

夏多布里昂这番话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巴黎要追思那里的逝者。为什么要去蒙帕纳斯公墓看萨特？因为我年轻时看过萨特的书。为什么要找到克拉拉·哈丝姬尔的墓？因为前两天正好听过她弹奏的莫扎特。波德莱尔、圣-桑、莫泊桑、贝克特，你喜欢过哪一个就可以去找找他埋在哪儿。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入口处，兜售名人墓碑地图的老头问我：“你从哪里来？”我说：“中国。”老头儿一下很兴奋，说，墓地的围墙之外有一道巴黎公社墙，中国人都要去那里看一看。他不知道，我们文艺青年到这里是来找肖邦和普鲁斯特的。

1804年，拉雪兹神父公墓启用，十一年后才刨了两千个坑，利用效率太低，巴黎市政府知道市民喜欢有名气的大人物，一股脑将拉封丹、莫里哀等人给埋在这里，如政府所料，这地方一下子火了起来，又过十一年，刨坑总数就达到了三万三千多。又过一百多年，大批活人溜达进这个四十四公顷的陵园，他们到这里的理由和那些1817年要在这里弄一块阴宅的死人一样：都喜欢和名人有点关系。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一个年轻人问：“莫迪利亚尼在哪儿？”按当时的环境，这话也许该翻译成：“莫迪利亚尼死哪儿去了？”这个喜欢把人的脖子画得长一点的家伙是20世纪早期巴黎艺术家生涯的典型代表：

酗酒，吸毒，风流韵事不断。好多人也这样干，但有两个地方不如莫迪利亚尼：一个是才华，一个是不能在三十五岁时干脆死掉。蒙马特高地上还保留着莫迪利亚尼的一处文化遗迹——跳跳兔酒吧，他和毕加索等人曾经常光顾，现在这酒吧晚上九点开始营业，要事先预订座位，含一杯饮料，价格是十七欧元。

我记得在海明威的小说里见过跳跳兔酒吧的名字，但远不如丁香咖啡馆留下的印象深，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海明威曾经对丁香咖啡馆前面的奈伊元帅像做过几笔描写。而《流动的圣节》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在蒙帕纳斯徒步旅行的指南，当然这本书更大的诱惑是让你一定要到巴黎转转，如果可能，就在巴黎度过青春岁月。

他们的青春岁月就像是文学的青春岁月，他们那时候贫穷、年轻、拼命写作，盘算着一个小说能不能卖出去，后来的文学青年也要经历类似的状态，就像海明威在1920年代的巴黎。不过，1944年，海明威以一种极其绚烂的姿态重回巴黎，当时，攻入欧洲大陆的盟军想绕开巴黎，因为维持这个大城市的生计要消耗掉过多的资源，延缓盟军向德国推进的速度。但是，解放巴黎几乎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军事行动自发地开始了。海明威是战地记者中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他坐着坦克重回巴黎，按照他后来的吹嘘，是他“解放”了丽兹饭店。巴黎解放当天晚上，海明威在丽兹饭店摆了第一桌，招待二十多人喝了一顿大酒，当侍者送来账单的时候，海明威发现下面还附有消费税，他说：为解放巴黎可以付账，可维希政府要收的税，一分也没有。

丁香咖啡馆如今已是一处高档餐厅，门口是为顾客泊车的侍者。旁边的田园圣母街 113 号是海明威居住过的地方，但现在的门牌号从 111 号直接跳到了 115 号，不过，蒙帕纳斯附近还是能找到几个和他有关的地方，威尼斯客栈——海明威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同乡菲茨杰拉德，福尔斯塔夫酒馆——贝克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人经常在此喝酒。我在这家酒馆的酒单上看见了产自欧洲的各种啤酒，点了两杯，琢磨那帮文豪到底喜欢在哪个座位喝酒。在卢森堡公园附近哪一个厕所里，菲茨杰拉德向海明威亮出“老二”，抱怨说他老婆总嫌他这家伙小？英国记者帕林著有《海明威冒险》一书，他从美国开始，沿着海明威的足迹走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非洲、加勒比海和古巴，探访海明威的活动地点。我在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看到这本书。莎士比亚书店离巴黎圣母院很近，是游览左岸的一个好起点。不过，现在这家书店和当年毕奇女士所开的那家没有任何关系。

毕奇老书店的旧址在欧德翁街 12 号，我在一个周日的下午找到那里去，大门紧闭，抬头仰望可以看见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莎士比亚书店旧址，1922 年首次出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海明威早期文学生涯的一个导师是略微肥胖的斯泰因女士，他在家跟自己的老婆嘀咕，斯泰因女士的乳房估计每个重十磅，不过当着人家的面总摆出虚心好学的架势。斯泰因大概在指导文学青年这方面有特殊的癖好，不过，我怀疑这女人对海明威的文学创作并没有提出太多建设性的意见，倒是对他的第一次离婚起到了促进作用。她还对毕奇女士

出版《尤利西斯》很不满，说那书内容淫秽，从此拒绝到书店来。在欧德翁街 12 号留影，发思古之幽情，往右一溜达，猛然看见 10 号的历史地位也了不起，大门上方的牌子上写道：法国大革命时期通过的《人权宣言》在此起草。猛然间我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类似于环球影城的地方，没有特技表演，却有无边往事重现，巴黎就是这样一个沉寂的主题公园。

海明威在他某个小说中有一段不常见的絮叨，夹杂着《传道书》：“人所需要的只是虚无和亮光以及干干净净和井井有条。有些人生活于其中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可是，他知道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为了虚无，虚无是你的名字，你的王国也叫虚无，你将是虚无中的虚无，因为原来就是虚无。”海明威的底色就是一种虚无，在这个背景之下，人们恋爱喝酒放纵，狂暴与寂寞，两个人之间牢固的爱情与这个世界的不可信赖，欣赏物质世界中的美丽，同时含有一种奇异的苦痛，是对绝望的短暂补偿。

但是，这个世界，如果可以，让我多看一些。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